

呂東萊文集

一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萊集四十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藁。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又附錄拾遺一卷。卽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爲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館職策亦說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散見於黃罈。滕璘所記饒錄。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甫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僞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屢作。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

# 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文書局。余奉檄督校。與同校監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可乎。君婺人。開婺州理學者。呂東萊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耶。版無恙耶。余應之曰。是余所童而習之者。今廢讀將二十年矣。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屢因遷徙。散佚不全。兵燹以後。屢寓書僚舊以求之。而又不果得。聞君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遂出以畀余。余大喜。如獲拱璧。重付棗梨。八閱月歲事。嗟乎。先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顧以其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諸說。蓋深有會於天人理學之原。家國脩齊之要。其有功於聖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每以罕覩其書爲憾。工旣竣。以原本還王君。用誌顛末。弁之簡首。願有志正學之士。熟讀是書。俾知關洛之傳之不絕於南渡者。先生實爲津梁焉。是爲序。同治戊辰春三月郡後學胡丹鳳月樵甫謹識。

# 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婺郡爲小鄒魯。居此土者。皆言理學之邦。至問以理學之淵源。則茫無以應。卽或能舉其師弟子承傳之詳。至叩以諸儒深造自得之旨。則猶之茫然也。蓋文以載道。豈非以文之不傳。則其所以爲道者。亦無從攷乎。婺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蔡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其官檢討。則識陸象山先生之文於南宮。而資其切磋。又時時與朱文公、張宣公講貫不輟。一時濂洛之學。煥然昭著。今漢陽張公以簪纓名胄。出守婺郡。重創麗正書院。有興起理學之意。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菴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甚至使理學之壇。劃爲鴻溝。成公逆知後世流弊。勢必至此。欲兼通兩家。使歸於一。最爲卓識。且其學近裏切己。貴涵養實踐。不貴爭辨。於洙泗爲近。其爲人閎廓平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爲文波流雲湧。珠輝玉潔。爲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精覃思。婉轉歸己。拔義於訓詁之外。讀其書可知也。今考亭象山之書。皆傳於世。惟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皆罕觀。文統及五先生集。則略而不備。偶於蘭谿學博褚先生處。見其遺集。而脫簡不少。思得重吹灰燼。彙萃成集。以嘉

惠後學而苦於無貲。乃因及門陳允瑛謀貲於其季父陳君宸若。一言慨諾。經今十載。不得完本。蹉跎不舉。今年蘭谿弟子唐思臣購於葉老人之子而得之。葉老人者名自合。予舊友也。少時爲章無逸先生門人。無逸先生身任婺州文獻。凡遺書之垂滅而不盡者。賴以存傳。而老人所手抄書不下數千卷。向嘗出以示予。不知其有呂成公集也。今一旦得之。十餘年宿願。幸而得酬。仍謀諸陳君。慨然允諾。猶初志也。方予與陳君訂刻此書時。其長子年可十三四。眉目娟秀。今已爲諸生。次子才思傑出。其館甥程君敬一。舉庚子副榜。一門斯文之盛。斐然駿發。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蓋自其表彰先賢之一念開之矣。安知婺州之學不歸陳氏乎。麗澤者。成公講學地也。鞠茂草而雜瓦礫。不知幾何年矣。今張公於其祠側捐俸重構。廣袤精好。比舊過之。夫有其地而無其書。其學不可興也。有其書而無其讀書精思之人。其學亦不可興也。今當書院初成。而其書復出。此唱彼和。不謀而合。意有人焉。出而講明呂氏之學者乎。婺壤方數百里。山川之靈如故也。居此土者。豈無英俊。宜必有卓然自立者。起而共仵肩之。以成賢太守興起道學之意。庶不負小鄒魯之名乎。其拭目俟之。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大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公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鐫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自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旣以質諸先友。因輒記於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 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自右丞公好問隨駕之武林。而知道之南也。呂氏三朝宰輔。文獻名家。而三子朝請郎。弼中。復自武林遷婺。再世而生先生。先生得理學正傳。心平氣和。一切殫近。裹着己工夫。嘗曰。操存則血氣就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故其爲文也。如匣劍帷燈。渾金璞玉。髻時讀其遺編。恍見洙泗支流。而一種靜穆之致。使人彷彿興起。惜世遠年湮。殘缺不克概見。庚子夏。余膺簡命。出守是邦。每欲蒐羅彙帙。而不逮也。越明年。政平歲稔。百廢具舉。竊欲端風示之本。以爲世道倡。因合麗澤。崇正。二書院而一之。以重新焉。攷麗澤。實先生晚年講學會友之所。然祠雖重新。而先生之遺編。仍未一二數數觀。又明年三月。院長王君虎文。以先生遺集一冊見貽。且索敘。余詰其所以。迺蘭邑唐生購於葉老人之子。而陳子允瑒謀於其季父陳子宸若。而付之剞劂者也。余受而讀之。欣然曰。物莫不聚於所好。其信然歟。且不寧惟是。先生之宏詞偉句。非第手澤之所存。實爲心思之攸寄。夫亦安知殘編斷簡。非有靈爽爲之呵護。而能留此耶。而余謂是集之出也。有三善焉。二陳與唐。其表彰之彥也。葉老人之子。其柱下之藏也。余守是郡。日望郡之追蹤曩哲。率先爲理學之區。雖其他尙俟調劑而已。見先生之文。哀然成集也。將不得爲子厚之於柳。昌黎之於潮也哉。爰卽諾而爲之敘。時雍正昭陽單闕之歲。宿月上浣。知婺州事晴川後學張坦讓拜譔。



呂東萊先生本傳

王崇炳撰錄

公諱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曾孫也。祖弼中。右朝請郎。父大器。右朝散郎。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公公著。自壽春徙開封。建炎南渡。右丞始居婺州。公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少從林公之奇。汪公應辰。胡公憲。遊。既又友朱晦庵。張南軒。講學益精。初以廕補官。未上。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第。去其生紹興丁巳年二十七歲矣。又中博學弘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乾道二年。丙戌。丁母夫人曾氏艱。護喪歸婺。廬於武義明招山墓側。四方之士爭趨之。乾道五年。己丑。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時南軒張公爲守云。六年。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公在館職。而張公南軒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兼講官。與公同巷而居。七年。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八年。爲省試考官。公平日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比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未畢試。仍丁父艱。歸。九年。諸生復集。劉子澄來。陸子壽來。淳熙元年甲午。公居明招山墓側。五月。如三衢。陸子靜自臨安來。是年服除。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乙未。公如武夷。訪朱元晦。留月餘。元晦送公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曾留止旬日而歸。鵝湖之會。公以朱陸議論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

適從及會公問陸子壽別後新工子壽誦其所作詩曰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於今子壽纔舉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比明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元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色變及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元晦益不憚遂罷講翌日元晦與伯恭樹義數十子靜皆抵之子靜曰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泥

淳熙三年丙申復會朱元晦於三衢是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燾薦也四年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悉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嫉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

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遷著作郎。請告歸五年。爲殿試考官。仍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其冬得疾請祠。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海書成。採取精詳。黜浮崇雅。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爲之序。賜銀絹三百疋。兩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官。不受。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受。乃歸婺。淳熙八年卒於家。年四十五。公三娶皆先卒。一娶韓尙書元吉女。繼室卽元配韓氏妹。繼娶芮氏。故國子祭酒芮公燁女。一子曰延年。甫三歲。官至侍丞。一女曰華年。歸於潘景良。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公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文公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公常與文公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原。凝聚淳蓄。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常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文公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遜。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公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卽而祠之。仍賜諡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潘景憲、鞏豐、潘時、杜旗、戚如琥、陳黼、倪千里、趙彥秬、葉邦、葉霖、葉謹言、夏明誠、汪滄、張垓、石範、時灃、時瀾、戚如圭、戚如玉、時鑰、時錡、李厚之、汪大度、朱塾、鄭宗強、趙燁、邵津、徐暄、康文虎、陳孔碩、黃人傑、宗天則、孟行古、楊誠之、孫應時。及其弟祖儉、祖泰。載萬季野儒林宗派

朱文公曰。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有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弘。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乘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備。

陸象山先生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

周參政子充曰。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

文公又云伯恭亦曾看佛書。然甚深。不見於語言文字間。

又答劉子澄書云。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百凡。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以上纂宗傳廣錄。

心不能遯於其言。言不能遯於其心。心與言均不能遯於其所學。卽其言。而其人之心可知。其人之學亦可知。然不能自見其心。何能卽所言以見古人之心。學焉而不得其門。輒又何能卽古人之言與心。而窺見其所學。今先生之言。具在。知之者。讀其書。如面質於一堂。不然。則陳言已矣。箋、表、啓、狀。非言學之文也。而首列之。何也。曰。仍舊貫也。而未嘗不可以覘所學也。草木有臭味。神農嘗之。卽知其性情。用之以已疾。而生天下之人。人之言。亦各有氣質臭味。因言以觀其氣質臭味。而其人之學可知也。卽謂箋、表、啓、狀。皆言學之文可也。

先生之學。見於書牘。然不但可以覘先生之學。併可以觀所與交者之學。觀書方。而病者之輕重可知。觀孔子發言。而弟子之淺深可知。觀孟子開口。而時君之器局可知。故觀先生諸書。而朱文公之學可知。張宣公之學可知。陳龍川。陳君舉。諸公之學。皆有可得而知者。先生之釋經。非釋經也。皆以其平日之所學。而借經以發之也。故往往附經以起意。或離經以廣義。而不必附麗乎註疏。故訓詁家多不采。蓋單傳之書也。

呂子約擴記云。讀詩記三十卷。今此編原本所載甚少。此編蓋先生之姪喬年。收拾於散失之餘。而錄之者。然今世好古之士。皆言讀詩記三十卷。則當世尙有其書也。易說。擴記不言。而此編獨備。惟下經。自兌卦以後。皆缺。

先生大事記。蘭溪先輩。曾爲鏤板。而工未竣。今在嘉興陳紫馭先生家。其古本。予見之於蘭谿。唐家。惜無人爲之刊布也。先生之學。以涵養性情爲主。大概有志於程伯子之爲人。然明道本源了徹。精言粗語。皆歸第一義諦。先生尙隔一間。惜乎無年。需以歲月。豈不足以入室乎。

考亭之學。廣大。金谿高明。南軒精粹。先生欲到金谿之高明。而牽於考亭之廣大。而不決。欲到考亭之廣大。而限於年力。其於南軒。雖日切磋。而未啓其鑰。南軒工夫要約。先生詳密。考亭如百鍊精金。光輝閃爍。先生則良玉溫潤。而栗然。

讀先生文集。一日十二時。有一刻不是學否。晝思夢想。有一念不是學否。出言吐氣。有一句不是學否。

# 呂東萊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劄子

卷之二

策問

啓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書

卷之六

記

序

銘

贊

辭

題跋

卷之七

墓誌銘

卷之八

墓誌銘

卷之九

家傳

祭文

卷之十

官箴



宗法條目

學規

卷之十一

詩

卷之十二

易說

卷之十三

易說

卷之十四

易說

卷之十五

詩說

卷之十六

禮記說

周禮說